

BQ

关注人生 分享人生

北京青年周刊

2005.8.11-2005.8.17 第31期 总517期 周四出版 RMB 3.00元



AL GORE

戈尔 不掌握政权 就掌握话语权

法赫德 影响世界的一代君王

高敏 最辉煌的一跳

ISSN 1005-3549



9 771005 3540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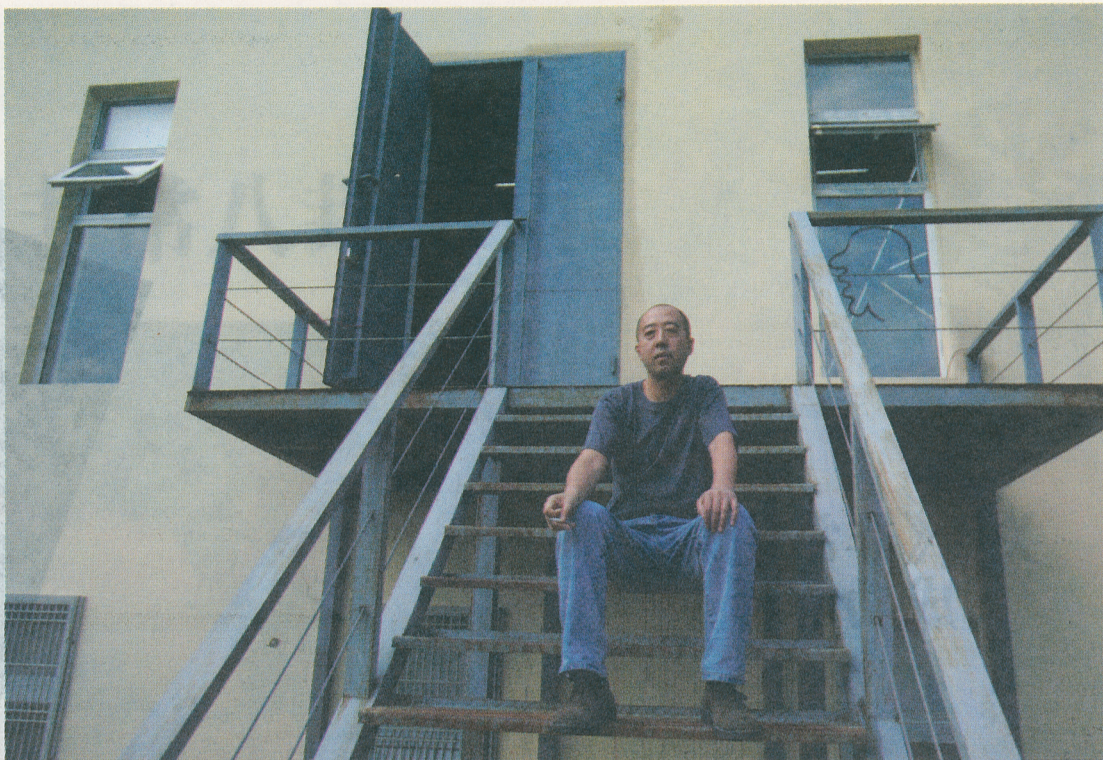
高金素梅 让日本听我不屈的声音



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读物

艺术空间系列之七

张大力,1963年1月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,1969年随父亲的工厂迁入江西省景德镇,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在昌河飞机制造厂子弟学校上学,1977年全家又迁回黑龙江省鸡西市,初中就读于鸡西市第十八中学,高中就读于鸡西市第十九中学,1980年高中毕业,1983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装帧艺术系,1987年大学毕业,1987年至1989年居住在北京海淀区圆明园做职业画家,1989年7月离开北京移居意大利北部城市波伦尼亚,1995年回到北京定居。



张大力:给城市画脸

ZHANG DALI

“我们关注城市环境的变化,实际上城市中的人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记录他们最精致的状态,只能用最原始的拷贝的方法,使它们看起来像一个活的标本。”

张大力的工作室在草场地的艺术东区。经过一番周折后,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里。在这个下了暴雨的上午过后,经过一条积满了雨水的小道,我们来到了叫作“紫禁城”的艺术小院里,这里有几个展览画室和一间酒吧,张大力的工作室也在这里,在一个二层楼上,顺着绿色草坪走上钢梯,就到了他的地盘。

这是一个180平米大,6米高的工作室,两面的白墙上挂着他朋友《中国大阅兵》的作品;另两面墙上有很多的窗户,窗与窗之间摆放着他《种族》作品里的一些人体,有站立的、伸展双臂的、坐着的各种不同姿态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皆在其中。这里有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房顶,由四周向中间成一个三角形慢慢突起,钢铁砌成的一条条铁杆交错其中,有一些上面绑着管灯,有一些上面绑着钩子,其中的一个钩子吊着他的人体作品。张大力说现在的作品都拿去展出了,



如果齐全的话,上面能挂20多个“人体”。靠门的地方有一张桌子,最里面摆着一只只有四根手指的雕像;一些大大小小的画册,在中间依次摆开;一些报纸,一盒中南海,一个烟缸凌乱地摆在其他各处;围着桌子的是几张很普通的塑料椅子。在这样一个简洁的地方,无需太多,那些形象各异的人体,足以吸引我们的目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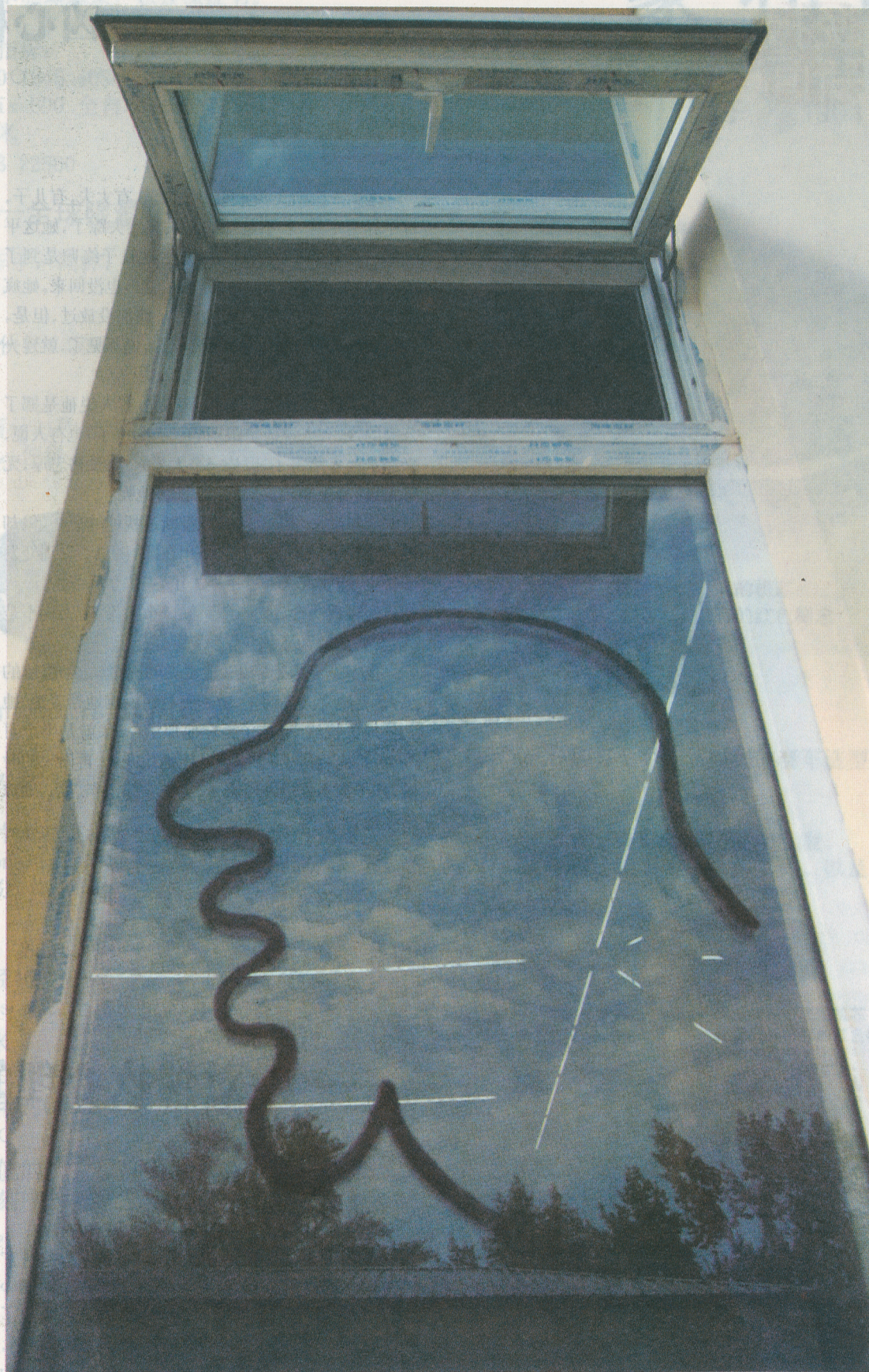
种族:城市原人类的标本

在近期开幕的“墙”主题展览中,张大力的群像作品《种族》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,这是一个以民工做素材的,60多具倒吊着的人体模型的展示,“是真人做模

特,用石膏把他们翻制出来的模子,再用塑料制作出来。”《种族》系列是从2003年开始的,和他以前的一系列作品比较相似,都是以关注城市,关注普通人民为主。“我们关注城市环境的变化,而实际上城市中的人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记录他们最精致的状态,只能用最原始的拷贝的方法,使它们看起来像一个活的标本,很纯粹。”最早的这些石膏是挂在张大力在麦子店的工作室里,吊在很高的房顶上,看上去有一种整体感,给人们以空间的感觉,意义就更容易突显出来。“选择这样的形式,是想展示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没有力量去控制自己的生活 and 未来。他们所有的资本就是身体,用身体来生活,要把他们生活所处的这种状态表现出来,暗示出生命中艰难的一面。”

○编辑 刘春 ○设计 贾烁 ○责校 胡志坚

文化



涂鸦：城市边缘人的表达

早期的张大力和很多艺术家一样是画水墨的，画了很多年现代形式的传统水墨。1992年，他开始认识到用现代的手法包装传统是不成功的，“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东西，脱离时代就行不通。”他说，在画室画水墨离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，更多的是变成了一种技巧，“一个人在画室里的艺术很容易枯竭，尤其是当代艺术，如果不跟你周围和个人进行沟通，就是一种孤芳自赏。”他毅然地选择了将自己的艺术拿到户外，选择了涂鸦这种最便捷的方式。

接触涂鸦这种艺术形式是从意大利开始的。1989年张大力在一种不能选择的情况下去了意大利，一住就是七年，看到满街到处可见的涂鸦——“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涂，普通的平民、学生都去做。在那里涂鸦不是一种艺术，而是一种武器，那些边缘化的人们不能在公众场所发表自己的言论，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发泄、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。我想如果我们的墙都是白色的刷得很干净的，就失去了城市与人的交流，减少了城市应有的活力。”

张大力最早的涂鸦就是将自己头部的一个侧面喷在拆迁的墙上，“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，就是觉得一个艺术家活在这个城市里要跟环境有互动的联系，做的时间长了就衍生出很多意义。”那个时候全中国全北京都在建设、拆迁的热潮中，留下一片一片粉墙构成了城市的银幕。张大力就有选择地在拆迁的旧城区墙上进行他的涂鸦艺术，以随意且富有弹性的粗线条勾勒出符号化头像，慢慢地，他画的那张脸已不再是他自己的面孔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，代表着一类人的生存状态。

人的面部表情终究是很有限的，后来，张大力不满足于只进行人的面部表情创作，他开始选择用身体

这样具有张力的语言去进一步表达他的艺术思想，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骨骼、肢体和生活，各不相同，我要表现的就深在其中。”

生活在工作室

年轻时候的张大力清贫地住在圆明园，条件非常艰苦。1995年他正式回国定居，住在东四的一个小院子里，因为拆迁2000年又搬到了团结湖，在麦子店租了一间工作室，同样是因为拆迁，又辗转到现在的这个工作室。

张大力很喜欢北京，更喜欢曾经那个静谧安详的老北京，常怀念最早在北京的那段时光。“闭上眼睛还

能想起那时候是最自由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做什么，没有家庭，没有束缚，可以一天只做一件事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来控制。为了吃一顿饭从北大骑车到二外，那时电话很少，没约好去了之后发现没人，留个条子，就又骑回去了，很单纯。”

张大力说很想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，盖房子，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室。他觉得画家应该是生活在工作室里的，如果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他不仅仅是放一些自己的作品，也要在里面放上一张床：“灵感是随着作品不断出来的，要经常和你的作品在一起，看着它们才有更多的感觉。”

文/本刊记者 刘焯楠 实习生 刘虹颖

摄影/本刊记者 高鹏